

猶園第七目錄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汪尚書毀寺報

楊昆山毀寺報

舒御史毀寺報

張居士鞭佛報

王民部罵佛報

金箔朱焚經報

牛肉僧入道場報

焦典史沉佛報

曹侍郎伐樹報

崇德縣冤報

劉廉察濫獄報

白金吾惡報

李氏妾妒報

猶園第七目錄

知不足齋重訂

陳烈婦爲厲報夫冤

南禪僧食鱷報

欽氏子殺狗報

瑞光僧淫報

吳氏子冤報

雷明府遇鬼陣

定慧寺冤鬼相逢

吳省郎殺人報

南濠楊氏冤報

安慶人殺小兒報

賣油人殺小兒報

書生婦妬報

小韓負心報

諸葛氏負盟報

邵舉人冤報

王給事食犬報

蒸蜂之報

張阿招屠猪報



顧樂屠猪報

馮氏子屠牛報

天長縣化魚僧

處州民墮犬腹

薄明經爲魚

徐文長寃報

徐氏兄弟寃報

新發潘家交報

來方伯濫刑報

繪圖第七目錄

繪圖第七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訂

猶園第七

明吳會士人錢希

雷新撰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城東齊門內大宏寺宋延祐中賜額卽古慶壽寺也與
 王御史憲臣第宅鄰近御史耽情邱壑與李長沙文待
 詔諸公交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廣園囿
 命惡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於地用刀刮其面金左
 右強諫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竄蘇碑剝落
 蓮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瘋癩癢不可忍手持
 刀自刮其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舉體綻裂腥血淋漓
 旬日而死所造之園名拙政喬木千章皆寺中故物也
 爲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守竟鬻於衣冠家矣以
 此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理豈虛也哉

汪尚書毀寺報

新安城南有披雲峯峯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僧
 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婺源汪尚書鉉因
 占風水將造墓其上於是拆而毀焉剝像焚經千年之

猶園第七 影響

一知不足齋重訂



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惡疾皮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往年余爲寺僧題疏募脩殿堂新安賈人子莫有起而應者今不知如何

楊昆山毀寺報

嘉靖中昆山縣令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學不遵像教拆毀報國寺爲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剝壞無何罷官還中途舟覆家口盡沒於江此公無病發狂自去其皮未及門而卒

繪園第七 影響

二知不足齋重訂

舒御史毀寺報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聖誕之辰守令衛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於斯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偕惡少子弟入寺中僧徒迎候稍避啣之適聞人舒汀爲御史按臨蘇城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王遂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爲長洲縣新學先期令下責令養濟院要繩索萬條不曉何用旣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什像僧徒三百眾並逐於外繞車號泣惟三世佛牽

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卽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齊手刮其金盡乃止後御史得亞父之疾楚極號叫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惡少家口並相續淪亡陳覺元親睹其事

曠居士鞭佛報

可一居士張妝少讀儒書不信佛法有人送古銅彌勒像一軀居士受焉按之於地鞭至八寸乃止後甲辰秋八月居士夜爲盜所殺身被數十刃楚毒號呼徹於遠近盜割其陰乃絕馮廉察語余曰此誠經中所稱見報今生作之卽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昭鑒誠焉近傳葑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枷以加於金像之頸雖有名賢勸化終不聽信未知後來報應何如也

王民部罵佛報

王洪顯西安三原縣人平生不信天地陰陽仙佛鬼神著書罵佛妖妄不經爲洛陽令時已毀佛寺數處其後擢民部郎權稅北新關嘗爲大言以欺世云我他日來作都御史必先填取西湖悉種桑柘然後拆毀靈隱昭

慶淨慈諸大古刹改爲書院送與士夫開講又不信冥
中有閻天子時黃田曹汝亨其同年友也爲護辭以應
之曰此公不宜犯他將來與兄算帳何以處之舉座聞
之無不大開不數日洪顥中夜發狂號叫腹脹如甌而
死徧體皆作青紫色當時莫不以爲有報應焉萬曆辛
亥冬事

金箔朱焚經報

蘇州阜橋朱及以鍊金爲業人呼爲金箔朱曾有一西
蜀僧來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杳無影
響朱聽信左右取火焚經煎其金鍊爲金箔年餘家道
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歿此目前近事也

牛肉僧入道場報

楚中有僧號荆山和尚善星命昔年來寓半塘壽聖寺
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噉飯數升牛肉數瓣至暮
醉飽而歸率以爲常時值中元寺中造盂蘭盆齋設放
瑜珈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葷酒之氣觸
忤諸佛菩薩卽爲護法伽藍神所擊立跪而死次旦人
共往看之雙手猶擊向天而跪如故莫不驚歎回心向

善

焦典史沉僧報

典史姓焦氏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任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偶逗舟江上解后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貧僧囊中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爲觀世音建幢樹刹公幸附吾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與偕行行復三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竟推此僧於江中

齋園第七 影響

並知不足齋重訂

朕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隨隱其事自謂鬼神莫知曉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攘吾金且害我命我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爲君有從此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晝不見形無夕不感夢夢卽驚寤目既瞑復夢如初凌晨起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吾獲訴於上帝帝大怒將命戮汝父子其聲甚厲典史心中憂懼不知所出遂得大病寢興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寃魂而薦亡疏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禱

悔過而已逡巡抵家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
不留分毫橐中諸凡禳謝無所不營而此僧爲人而至
常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
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據牀而坐負屏
而立不恆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僉曰和尚來
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時典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
金亦垂盡精神沮喪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刺
直來詣門相訪闌入中堂闈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
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典

猶園第七 影響

六知不足齋重訂

史方負牀呻吟妻孥環聚而泣已睹僧形見前復聞僧
通姓名於外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吾必無路活矣
不如速死遽投牀下奪刀欲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此
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
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
衆相率出避僧曰去年遊魂於風浪中分必死矣忽見
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熒熒然引入蘆漪幸遇漁舟
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於魚腹某六百金雖爲君有且
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償此夙願於觀世音前

過江陰知君病所繇來故須一見爲君釋毒蛇之疑耳
典史曰雖然金已盡卽四壁所有不滿數鎰何以償吾
師負終當埃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索金君何出
此言舉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
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爾之後鬼影遂
絕典史疑終不釋語言例錯如失心人少日而殂矣典
史止有一子爲江陰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舉以親
喪不赴無故白日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往救尋
失其屍僧歸自南海聞而歎息久之此萬曆申酉年間
事噫自古冤鬼爲厲者亦多矣此則未嘗死而菩薩神
通幻出奇鬼形狀以黜之至死一何狡獪也

曹侍郎伐樹報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艱還獲鹿里中
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鑿十四井於家汲者
絡繹不絕而賜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旁有老栢樹一
株故老相傳爲千餘年物公檢歷擇日將伐取其材是
夜公夢樹神託形爲綠衣老人詣門告曰吾壽已千餘
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譴至矣公明日起而訝

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吾志決矣其夜老人復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滅而家先殛而子公大怒睡中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工持斧執鋸立時伐取樹中血流地爲之赤未幾長子孝廉死公與夫人相次而亡一門之內無噍類矣

崇德縣冤報

吳中衣冠爲西越某縣令縣有大盜城社數十年莫能得衣冠籍沒其家財累萬又斃之杖下家無少長悉決殺之慘毒之聲聞於街巷隱其事以爲人莫知也一日

獢園第七

影響

八知不足齋叢書訂

衣冠貧年入郡城謁觀察使乍登舟便見此盜與妻子數人皆身被縲紲囚服藍縷行於道上問左右咸無見者久之微聞鎖械聲漸近案前自此舉眼卽至往返百里髣髴常在於其側衣冠心甚不樂返縣之口復遇百姓叫屈稱冤擁車而入各裹神馬於磚亂擲縣堂之上都莫能制進衙後卽見鬼卒押此盜家口立於門傍晝夜見形不去或牀前或屏後奴婢皆驚而走衣冠遂病瘡於頸透其喉痛楚備極七日而殂

雷明府遇鬼陣

晉江畱明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嘗枉徵財課百姓瘼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拷掠之慘至手足指墮于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民之父母後遷曹郎去未幾奉差南還將之閩道經吳下舟中得疾因入城借寓求醫而余姻家徐光祿適有空宅張典于翦金橋明府遂寓焉其時暑月居人鄰近者夜乘涼方就枕咸聞街中若數百人語聲相催而過急起視月尚未午自門隙覘之則皆獠厲鬼物怒目戟髯或著鎖械或披藍縷怪狀奇形莫可名狀始知非人也頃之候徐氏門開遂擁而入其黑如烟及曉報明府卒

劉廉察濫獄報

明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辰第爲人剛執不阿萬歷乙巳年間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家奴在外興生值衛巡官格鬪巡官死長君太學實不與聞有司小罪家長論抵下獄輿議頗稱枉濫是時廉察爲政畧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一紙文書來告曰冢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尋嘗不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有病地醫

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胗其脉是祟脉不可爲也
廉察病中髣髴常見一老公氈巾白衣長可七八寸從
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跳至胸上坐而據之食
以此不下明日爾羸瘦後月餘不起杭城人多知此事
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白金吾惡報

萬歷中畱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惡
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爲營將而刀筆
益善人以爲天道無徵一日忽患牙床腫痛其楚毒不

獐園第七 影響

士知不足齋重訂

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不牢漸將脫落衛尉命家人以
次取下每取一齒出一大蛆蟲鱗甲猙獰可畏久之齒
蕩然矣僅存齧齧猶能自嚼其舌舌爛至盡而死識者
以爲切齒之怨衆口所詛報當如是爾吳人錢允治聞
其事于都下客也

李氏妾如報

長洲縣治後平橋東老胥李祝恒以刀筆爲事妻妾二
人妾先與妻不和妻暴死咸疑是妾所殺萬歷癸丑年
春妾忽患陰中痛不堪其苦久之挺出二物狀並如蛇

時時昂首于外細視之喙日備具或云是人面瘡醫曰是肉鰓也喜食肉因取肉試之便啣肉而進每日盡肉四兩痛纔定矣鄰人輩咸勸諷經洗懺多方以禳之其家素不信佛今具如所教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既終痛苦如故悶絕者數四因令女巫視之巫于妾前方抱琵琶鼓舞良久忽聞簾下有切齒之聲初遠漸近巫驚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舉家惶怖俄而空中靈語謂家人曰某爲長室罪不至死何故橫見殘害理于帝所得託此瘡以雪冥恨雖有三昧法水安能洗此積憤耶其聲甚厲宛如平生妾自此後常髮髻見大妻在于其側讓謝竟不能止號呼歲餘至明年甲寅夏四月而死是月十八日希言與秀才管珍同過處士錢允洽具說如是也

陳烈婦爲厲報夫寃

錢日省嘉興海鹽縣人住半邏村家豐族盛入貲爲太學生其地近接海寧縣因與海寧陳氏姻連陳太常與郊之長男諸生祖臯者日省從女夫也經義最高知名庠序烈婦實祖臯之妻萬歷乙巳冬十二月簡嘉興衛

滿指揮捕鹽破石販入據岸投石碎其首立死太常父子皆不與聞會烈婦心喪遣奴曹在破石治祭有采指揮夙共太常怨仇構于上官遂與大獄罪常坐長男竟論祖臯抵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計不知所出日省使其從子昀生夜傳語往說烈婦曰汝夫覆盆吾力能營救之但事勢危迫之秋非傾囊委仗無路雪冤汝豈有意乎烈婦深相傾信立捐鏹三百緡及險中物金鳳釵珠步搖銀幔鈎紫磨條脫之屬雜繪采寶玉稱是盡付叔弟一人不問出入隨隱其事日省鄉居往來城市常

猶園第七

影響

上知不足齋重訂

舍于海鹽城隍廟中既挾重貲畧不用旋却與昀生潛往廟中分擘財物發燄燦然喜動聲色竟爲道士隔牆窺見突扉闌入攘金二餅而出日省跡之不及道士往告于族人沈儒宗儒宗又亡行青衿也遽走入廟嚇攘其中明耳白之于官官遂案賊拷訊不禁鞭捶自誣伏而儒宗及滿家賓客並相引證鍛成大辟祖臯有口終莫自明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搶地晝夜哭不輟聲曰吾陷夫君歐刀絮棺尚何面目見舅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耳入戶反闔縊于屋梁而死縣令

聞而大驚旌其門曰孝烈海寧黎獻莫不隕涕呼之爲
陳烈婦矣未久日省方在家料理行裝將赴京冀緣爲
郎準擬皆畢忽顧見烈婦囚首敝衣帶從鬼使六七輩
來家紛鬧認是海鹽縣亡過手力姓名皆籍入城隍廟
中者張目攘袂如有捕捉之狀問侍從並無見心甚惡
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久烈婦形見于儒宗家作諸靈
怪索金徵命煎逼萬端一日忽坐其妻某氏妝臺前對
鏡吁嗟似若稱屈叩之荅曰妾錢氏也汝夫太忍攘吾
金矣又織吾夫之罪致妾枉死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今
獲理矣要當斷汝家種自爾之後徵逐如常儒宗妻因
此得病一日烈婦形見仍帶從日前鬼使六七輩手持
鐵銀鐺鏗然有聲徧室搜擒拉攤牀帳凡諸內外衣幼
舉家八口以次殂歿不及一年妻某氏亦死每一人死
則曰陳家娘子來也室中終夜相驚儒宗惶恐叩頭向
陰魂懺悔頻爲設食烈婦曰何勞如此畧我百金坐夫
大辟豈是壺餐所能禳免儒宗跪而請曰今當出此攘
金爲娘子裝塑佛像追福生天不亦善乎哀求于數烈
婦良久方許之因辭去霍然不見隔數日儒宗匍匐亡

妻喪事哭弔紛紜頓忘前約晨坐輒聞戶外詬罵聲見
烈婦褰簾而至怒曰許君出攘金裝像獲免追錄何故
遲延以我不能殺君耶言已遂滅儒宗變色流汗應時
併工裝成金像數軀供養于家朝夕懺悔骨肉喪盡餘
有一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焉太原王微君稱登爲作
陳烈婦傳有云誰謂巾幗不能爲厲鬼乎傳成兩家果
有此報徵君向余稱述如此後金生請記無忘焉自古
枉死三尺紬下者載記甚多烈婦一何靈異若斯也

南禪僧食鱻報

猶園第七 影響

十四知不足齋重刊

蘇州南禪寺禿師雲峯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
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鱻魚每食鱻或生剝或沸羹
或斷其頭日辦烹殺萬歷戊午火焚滄浪亭後僧廬禿
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搬徙囊篋烟迷不能出人見
其昂首牆上蜿蜒偃轉與釜中鱻魚無異咸以爲殺生
之顯報焉

欽氏子殺狗報

蘇州欽氏子不載其名少漁于邑嘗得媚藥方其法取
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刀斷其陰出以治藥藥成乍試御

女中夜得病作狗嗥數聲而死欽與畫家王中立周旋
王所傳說

瑞光僧淫報

蘇州盤門內瑞光寺僧如蘭不持律戒畜養閨婦爲妻
萬歷癸丑年春爲人攬送菩薩像一軀至五臺山寄載
運糧船上如蘭共守而去見船人婦艾而有色日夕調
戲穢言狼藉將及其私忽爲運糧衛尉所覺怒蘭淫邪
立加叱逐併菩薩像昇置東昌河濱左右諷之不能止
如蘭計五臺路已漸近因催生日前進隱匿奸謀將報
山中人共決致像之策纔登驢背便見陰神從空而下
以戈矛刺其兩肋應聲流血痛苦不勝悶絕于地良久
所患處因爾成瘡日漸洞開爛出兩內腎膿血與腹相
通及家而死當時莫不以爲有果報矣錢允治說

吳氏子冤報

長洲縣平橋沈幼文工于摹石稱高手其子長郎本立
亦善箕裘萬歷丁未長郎忽思遠遊將挾薄技于齊東
都御史黃公幼文以子不識道路託壻吳士廉同伴同
行旣徧江淮復遊邊塞兩年間計會剗劂之資不下三

百金與廉單船寄載南還行至瓜步濂利其資蓄忽萌異謀遂于揚子江頭推長郎墮水而死盡擲其橐將書札簿籍一一燒滅幼文夢見長郎被髮裸形浴血而來寃泣不能自勝訪于客伴竟無究其跡者廉自以逆謀氣阻不見丈人潛住妹家其妻往會適見紙灰在地又庭中晒出白練衫月色褰子青鑲錦半臂流蘇香纓汗巾小刀子悉認是弟長郎故物心疑之密而不言泣告于父幼文力辱口訥情知是婿所爲不能訴官中雪追加痛憤設祭招魂而已至癸丑夏四月廉挾貲出賈仍過揚子江口低頭便見長郎影于水中相拖入水須臾失性發狂自投洪波而死

定慧寺冤鬼相逢

萬歷年間有姑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伯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痾忽遇新安賈人某甲憐而拯之力爲營辦醫藥少日遂痊乙便相隨不去甲以其人敏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起惡念將甲謀害擠之急流中擁其貲千金還姑蘇驟爲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葑門內定慧寺

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幽魂傳有西裏高行法師至寺
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有往來少年
之門者侈爲勝事挈同往觀乙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已
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之偕纔入寺門已見新安賈
人先在矣乙遂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
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廚攘刀自屠其腹
抽出肝腸臙膈擊于掌以示衆人無不怖走遂仆于地
而絕其夜賈人之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寃事明日直詣
少年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貨財封記尚存鄰里
推驗無差子遂據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還如斯寃報速
而慘矣

吳省郎殺人報

萬歷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某貴人爲省郎時誤斃一
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亦魂隨之返乃與其家
爲祟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綿一日
信州張真人舟過毘陵逸所親往白其狀懇求禳制之
事真人曰余正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卽燃香燒甲亦無
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伺其便及焚符書法城隍立

命出牒速治俄而冥卒受牒廣索于吳氏不得又徧地
搜訪凡十來日乃遇裁工于小君山廟中曰處處尋不
得見却在此耶叱起就擒裁工怒曰吾益覆積年今方
得理異寃于上帝帝命君山之神爲我昭雪此人福盡
災生且莫且攝至矣見形于其家者卽所差鬼使吾待
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與城隍事而以真人之命制我
乎冥卒不得已持牒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
于帝非吾力所能回也其夜貴人竟卒

南濠楊氏寃報

猶園第七 影響

夫知不足齋重訂

南濠楊氏開生藥舖有名其子先春獲舉于鄉楊遂用
勢力謀得其鄰馬氏宅馬氏亡婦形見如生時恒在屋
梁上住張目攘袂而罵楊死甲寅冬子病又見馬同逼
去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早死而貲產甚饒遺孤方在襁
褓母嫠保惜非常其叔亡賴輒思謀害蜂日豺聲頗驚
視聽一日跪告其嫠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
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字之願嫂無他疑嫠謝曰叔有

此心妾夫爲不亡矣自是深相接待各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攜其姪同往小兒拾得零星木屑還家戲蓋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出同入畧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往覓斧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府下其事于理理不能決值上巳祭丁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具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稱冤流血被面理問曰是某氏兒耶應曰然曰是汝叔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其日祭畢卽召叔對簿具服其辜旬餘後早起獨坐又見此小兒來謝視其面已無血矣閩人王某見爲府理刑親與黃州牧

九鼎談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爲業此人常肩油擔往來城中一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兜領下鑲銀項籍臂垂紫縵跳脫身衣文葆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萌惡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于僻處褫剝衣飾殆盡竟絕其吭藏屍罅井中父母失兒尋覓無

繪圖第七

影響

九鼎不足齋重訂

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劫得計幾年之間家亦驟富妻
生一子宛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
賣油人移枕簟當風而臥見拔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
賣油人方眠熟大駭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舉手
一拍簪貫心矣卽便絕不復活兒遂長成擅其貲業許
生國光嘗見其翁說之

書生婦妒報

近日吳城有大家女嫁于某書生爲婦妒其嘗怒媵婢
與書生私通取木秤一根穴入其陰婢竟以死莫有發
其事者居數月此女陰中生一肉蛇楚割異常時時昂
首向外用手捫之復縮而入醫藥罔効遂死

小韓負心報

小韓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暑月裸程膚膩如雪父亡
後與母孀居其母善製紙鏹日翦數百供里社祭享之
用餬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韓遂流落無家一日偶立于
陝商鹽店之下見有算簿在案店中人不閑算術前後
昏錯致主人翁屢叱之韓遂代爲布算一局從容下籌
甚有條貫主人翁驚視再三見其衣服藍縷曰以子骨

相不貧奈何困悴如此豈謀之拙乎子來店中爲我司
其出入卽終身可成就矣韓大喜過望訊知此翁卽關
中齏賈老也家于杭城積貲四十萬待妾數人有妻
與子居關中歲通信耗以爲常賈老旣得小韓視如已
子甚于骨肉韓亦父禮事之每食則數妾皆來待坐韓
亦與焉往來出入畧無嫌疑輩中有幸姬年稍長者小
字荆娘容色豔麗風態動人兼善于治家一見小韓遂
屬意焉而事賈之心怠矣韓雖年逾弱冠猶未近女色
始諧繾綣曲盡于飛時時隱入室中兩情相得眷戀少
雙歲餘家人不之知也已而荆娘有娠免身生男模樣
與小韓無二矣衆始覺之賈老又極愛此兒常抱出店
中戲韓曰人皆謂此兒類汝意汝所生果否韓面發赤
賈亦微笑而已首尾三年所得荆娘囊蓄數千金喻山
河指日月誓心不娶願畢一生之歡後韓忽萌二志竟
置別室于外娶得某家女婚焉荆娘聞而大恨涕泣不
食沈綿枕席寃忿彌深韓自以負盟慚恥避不入內常
託事故一夕設計召至荆娘怒甚嚙其頸肉者三長慟
號哭嘔血數升而死中外聞者無不唾韓之薄倖矣荆

娘死後輒見夢爲祟同時男女婢使十餘人又無故相
繼經死于室韓反嗾其怨家訟賈老于官多方布置計
斃之獄中官察其枉雪之賈老出獄後房帷若掃悒悒
不樂又數見怪異往來韓教他客諷之西歸至是四十
萬金貲業一旦爲韓氏有矣明年賈老命其長子來杭
營算什一韓復百計誘惑與爲花柳之遊後陰使人誣
以不法事有司追提急迫中夜遁去而韓自謂用計之
得鬼神所莫知也廣張典庫縱畜少艾遂爲杭城富人
一日于官巷口過忽見香車中一美人妝飾甚盛褰簾

繪圖第七 影響

三知不足齋叢書

而語曰負情儂尚在乎左右望之酷類荆娘旣近乃真
是也出簾擗韓領髮同還所居及門韓脫身疾走入內
荆娘隨踵而至登堂詬罵氣壯如生復招集前所經死
之鬼十餘譚晝夜作耗常自持韓臂指嚙咬指扳楚毒
萬狀韓開眼便見計無所出但以手掩其面向天私祝
願盲雙目荆娘遂睡其目目無故自盲嗣後韓神理惑
亂狀若病狂左右咸見冤魂之氣纏結其身竟暴卒卒
之日適賈子復來泣控于官官將業盡數斷還而并
典庫少艾亦歸賈子矣張文煥松陵舟中說此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至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元遠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至卽行矣然渴甚子爲我覓漿一甌飲之諸葛卽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曰以藕代茶可乎老翁從容嚼藕畢日向暝矣謂諸葛曰所期不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貪其高論欣然挽歸僧舍置酒張燈談笑忘倦設榻于隔壁室中止之心訝其爲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上所閱者新浙江舉

繪園第七 影響

三知不足齋重訂

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亟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死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子當于後科獲雋無憂也諸葛固懇曰某苦志已久既有科名之分何靳不先與之復使某待三年且老矣惟願神人爲某高下其手老翁曰固也但陰注陽受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耶再三叩頭懇之不已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以子當之矣但吾爲子力求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陰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世間也諸葛曰貧

甚何從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鏹計三十萬錢者焚之所費不多願無相忘諸葛許諾甚堅夜半果有四歲小兒來老翁竟去其秋諸葛果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匆雖常記老翁之言以爲冥理茫昧不足爲憑遂爽其約旬日之後老翁復來形容憔悴衣裳藍縷無復曩昔氣度數而責之曰吾爲子受困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小間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之神爲子受謫遂無所歸明春當爲子力謀一進士第子能爲我立廟

獮園第七 影鑿

吾知不足齋重訂

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食言可也諸葛許諾益堅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于北京某地至則果然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作伴首場三日之前卽于闈中竊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一毫不誤第二場復如之至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臨試之夕將唱名矣見老翁踉蹌而至曰吾爲子覓策題幾不得出恐子部署無及頃便竊得程策五篇以貽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禁甚嚴吾安敢自懼法網老翁曰某在能蔽人目無慮也諸葛遂如其言遇搜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聞蜂

擁之至廳事前失此翁矣諸葛遂被笞三十柳示貢院
門一月幾死柳將畢矣老翁復來罵曰子欠三十萬錢
今受此杖尚思徼倖進士第即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
信人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天狐非神人也京山
李博士維柱偕詣公車親質其事

邵舉人寃報

案原本首行夢蘭誤作
德久今改正辨見卷後

姚江邵喻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夢蘭爲北京東城兵
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馬受賊
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寃不明歸而准淫以死死

稽園第七

影響

五知不足齋重訂

之後適喻義偕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一仙女冉
冉從雲端而下向喻義作禮而言曰君是今科會元必
中矣但硃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最要緊須用心
做無造次也如是無夜不夢率以爲常是科丁未喻義
進頭場文甚得意至中場出後又復夢見如初喻義心
愈疑猜至末場恒恐失誤只得懷挾鈔寫策要一小本
縫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桌上對鈔監軍過而好言謂
曰豈宜公然如此喻義叱罵而去又一監軍過復如是
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其人忿而奪去白于監臨時孔

御史爲監臨官聞而大怒亟遣擒捕既至則其舊拔門生也御史遂詭言以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孰乎喻義進曰兩場文字定中會元某恐三場不稱實是帶進初無怨孰御史本欲伸救喻義無奈狂悖如此有徐御史亦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容情卽叱伍伯行杖杖畢枷示于貢院前充吏南還後其事卒聞于上邵卷果達御前適符前夢夢中女子卽冤婦所化或謂婦以冤死得爲女仙未可知也

王給事食犬報

猶園第七 影響

天知不足齋重訂

昆山王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夕在邸舍時坐燈下讀書忽聞小犬嗥嗥聲環其榻而吠之覓看無所見旣坐又聞起覓杳然呼左右共相尋聽其聲乃出燈檠之中歷歷可辨一家惶駭給事後雖斷食竟成疾而卒矣輦下冠裳多知其事

蒸蜂之報

有某甲養蜂一房盜者乘夜囊之而去未及竄跡之甲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甌上蒸而熟之瘞入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癩瘋相枕籍死莫有爲

收葬者余見釋典中有沃峰之報繇此觀之定不妄矣
張阿招屠豬報

江陰縣顧山有屠兒張阿招一生宰豬爲業年六十餘
而死死之日皮肉發癢不可忍呼其妻炊沸湯沃于四
體以爲快又用大木槌擊其手足晝夜不停久之攘取
屠刀自剖其腹以死

顧樂屠豬報

顧山又有顧樂者亦宰豬爲業高君承先親見其死時
在定菴伽藍前地上作豬叫數聲宛轉而絕

僧園第七 影響

注知不足齋重訂

馮氏子屠牛報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廿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見其
先割牛舌作羹以下沸酒十餘碗不覺醉極將刀割牛
誤舉刀口向上自屠見者共歎業報之不爽矣

天長縣化魚僧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爲業一日有比丘詣門乞
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日捕
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妄殺是龍而魚服者也已而
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米飯猶在焉萬舉家相繼

病死

修行人墮犬腹

處州民張某號幻雲道者一家母子兄弟六人俱持長齋修行奉佛一夕張在房中坐有人呼之甚急張應曰來其母兄弟弗聞也已又呼之如此者三張乃泣謝其母兄弟曰呼我者二人約同到黃仰橋家似將往託生耳兄弟幸善事母明日須過黃家相看如爲人則已倘墮落非類中汝輩無爲持齋事佛矣其夜無疾而逝侵晨詢黃家果夜半犬生三子兄弟柵號遂不信佛黃卽

獮園第七 影響

天知不足齋重訂

陝州兄弟也其說不浮余謂作犬是業報亦繇宿因如來白犬骨尚與須彌齊高何況五濁有情張以一念之疑而入異類心爲畜生吁可畏哉抑其平居修持之志必有未堅不然理之不可知者也

溥明經爲魚

余邑中溥生名澹如少年有文藻能爲近體詩以萬歷丙午舉明經然性喜蕩汨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人澤閣子中偶閱說海見唐人韋主簿化魚事津津慕樂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先輩待任文社

二三同袍在焉角藝旣畢主人設酒餞餉客薄生于席上恣談古今無不稱說俄而日角忽覺流涎沾漬衣袂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諷其歸又固不肯行強掖之登榻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亟召醫至察其脉已不可爲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亦不知疴癢僮僕憐憫遽止之募役夫數十人連帷榻舁而歸入門登堂妻孥環擁號泣疾發于未迨戍而絕矣殮後經七日是首七之期生雖家于虞山世爲婁江人于是延婁江沙門所善者六七輩至家設大齋供頂禮梁皇慈悲懺法沙門

猶園第七 影響

无知不足齋重訂

以楊枝灑晝食口喃喃作胡語忽見飯中躍出一金色小鯉魚擊跳佛前向空鬪觸衆沙門圍繞于座羅而得之于是一時合掌齊聲念佛誦咒放之城西大澤中悠悠然而逝明經精靈所化與韋主簿事千載同符矣釋典所稱六道四生一切惟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歟余又嘗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一書載魚服記甚詳洪爐變化理實有之凡人所信唯耳與目此固非出耳目之外者也

山陰徐渭字文長爲縣諸生試屢雋世廟時胡少保宗
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幕府典書記寵禮特甚渭嘗
出遊杭州某寺爲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妓家竊其
睡鞋一隻藏之于袖來晨入幕出以呈于少保詭曰得
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寺僧二三輩斬
之轅門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娶
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戶內歡笑作聲隔窗
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
鄰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徧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

猶園第七 影響

三知不足齋重訂

渭復自外歸小婦書臥于牀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
渭不勝憤怒聲如吼虎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急索挺及
不得便引鐵燈檠刺婦頂門深之而絕遂坐法繫獄中
卒以援者力獲免旣出獄數年事亦解渭閒居發悟往
日譖殺寺僧受此寃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詩二
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畱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
不飛去憐羈雌啖惡侶兩意茫茫墜晚烟門外烏啼淚
如雨跣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鈎閒不著棠梨花下踏黃
泥行蹤不到棲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丁酉冬四明太

常卿余寅說

徐氏兄弟冤報

常熟徐昌祚任子官至比部正郎尚書公棫之孫也兄弟六人同父異母各不相能昌祚昔有沉姑之事爲第六弟鼎祚所訐時西臺御史行部江南以鋤彊爲名鼎祚欲重兄罪乃撫第三兄弒父隱惡併證入昌祚案中昌祚稱冤不服鼎祚與諸族人怨家交相誣引搆成大獄昌祚銜恨而死死後其同產弟復祚設爲鬼言備陳古今罪福報應之理論釋鼎祚鼎祚不勝寒心雖復悔

猶園第七

影響

三知不足齋重訂

謝殷憂不已其家數見昌祚爲祟却後三年萬曆甲寅五月鼎祚遊無錫惠山寺忽聞昌祚隔壁笑語已又聞叱咤聲驚問侍從咸無聞者往視寂然意大惡遽命舟馳歸病七日見昌祚守之少時遂亡

新發潘家交報

蘇城富民潘時用資財十萬號新發潘家時用先有一弟名壁生歲餘潛于襁中殺之其婦免身便生潘大郎模樣酷類其所殺弟常有忿志未幾生二郎旣長兄弟不和共相訐鬪後大郎爲子錢家所逼推仆時用于地

而死二郎妻父衛起部勳也權杭關時與秦御史諧善秦按吳中立召大郎鞭殺之咸云起部所構俄而二郎寢療數見其兄械繫相守備諸妖祟無何嘔血死起部衣緋而出亦顧見大郎在堂後問左右皆無所覩驚走入內數日相次暴亡

來方伯濫刑報

蕭山來方伯三聘性剛嚴居江西藩轄時有一典被仇誣盜不窮踪跡立杖殺之萬歷辛亥冬方伯論列還家矣遇江西地師到擬同往鄉卜地欲行前一日遣使過

猶園第七

影響

至御不足齋重訂

姻家預令設具以待其夜方伯張燈置酒與地師飲飲罷闔扉寢矣忽聞門外人馬聲初遠寢近自起出戶看之見一人手持文書跪于微月之下就視乃昔所杖殺典也驚問曰若何以至此口來召相公耳方伯收其文書急取火視則兩手空矣便呼妻子處分家事畢于是遂卒鄉人徐說敘之

猶園第七



